

《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

COLLECTED ESSAYS OF CHINESE CLASSICS & CULTURE

中國典籍與文化



中華書局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第 六 辑

《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编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第6辑/《中国典籍与文化》
编辑部编.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ISBN 7-101-02500-5

I. 中… II. 中… III. ①古籍整理-中国-文集 ②文化史-
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IV. G2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4261 号

执行编委: 杨 忠 刘玉才
责任编辑: 张 荷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第 六 辑**

《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编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朝阳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3¼印张·313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21.00 元

ISBN 7-101-02500-5/I·352

2001. 3. 13

弘文书店

No. 8043081

目 录

唐代科举与文学的个案研究

- 贞元八年“龙虎榜”…………… 彭万隆(1)
- 论黄庭坚的“情性说”…………… 钱志熙(19)
- 郭祥正——元祐诗坛的落伍者…………… 莫砺锋(35)
- 从集注《楚辞》看朱熹晚年的屈子情怀…………… 林 拓(56)
- 《全宋词》补辑…………… 钟振振(84)
- 元杂剧《岳阳楼》校读散记…………… 邓绍基(101)
- 《天宝遗事诸宫调》辑佚及连缀…………… 武润婷(123)
- 清代前期福建区域文学总集及诗话的编纂…………… 陈庆元(159)

- 南宋朱中奉刊《史记集解》本考…………… 张玉春(177)
- 朱国祯的“自述行略”…………… 李鼎霞(191)

郭店楚简儒家逸书的排列调整刍议…………… (美国)顾史考(206)

身体认识:文化传统与医家

——以《黄帝内经素问》为中心论古代思想

- 传统中的身体观…………… 蔡壁名(219)
- 张衡科技思想的文化解读…………… 许 结(256)

支遁与玄学

- 兼论释道安时代佛教般若学之玄学化…………… 章启群(280)

《世说新语》中的士族婚姻观念·····	宁稼雨(308)
论中国早期音乐理论的发展:律制之兴起 ·····	(德国)罗 泰(324)
《淮南子》补笺·····	许建平(337)
尹湾简牍《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所 载地名考异·····	李解民(362)
六朝义疏的产生问题考略·····	尚永琪(381)
中华书局本《语石》标点匡谬释例·····	王其祯(416)

唐代科举与文学的个案研究

——贞元八年“龙虎榜”

彭 万 隆

唐承隋制的科举制度对莫立唐代文明功不可没,尤其是进士一科,文学与政事并重,网罗了大量的人才。最著名的如贞元八年进士科,《新唐书·欧阳詹传》云:“(詹)举进士,与韩愈、李观、李绹、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全榜见于洪兴祖《韩子年谱》所引《唐科名记》:“贞元八年,陆贽主司,试《明水赋》、《御沟新柳诗》,其人贾稜、陈羽、欧阳詹、李博、李观、冯宿、王涯、张季友、齐孝若、刘遵古、许季同、侯继、穆赏、韩愈、李绹、温商、庾承宣、员结、胡谅、崔群、邢册、裴光辅、万瑋。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隼伟杰之士,号‘龙虎榜’。”此榜共录取二十三人。韩愈后来回忆说:“往在贞元,俱从宾荐;司我明试,时维邦彦。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群游旅宿,其欢甚焉。出言无尤,有获同喜。他年诸人,莫有能比。”^①既写出了意气风发的同年情怀,又表达了“有唐第一榜”^②的骄傲与自豪。本文拟从地域、仕第、交游、德才与文学等五个方面展开,拾赅起散见在诸载集中、其他场合很难用到而以该榜

为线索却粒粒如贯珠的材料,旨在通过剖析这一个案,探索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的新途径。

—

唐人的郡望、里居情况比较复杂,如韩愈即是一例。贞元八年“龙虎榜”中张季友、温商、邢册、裴光辅、万瑋不详。见于《元和姓纂》记载的,卷一:冯宿,“长乐人,后徙东阳”。卷三:齐孝若,河间齐氏;员结,临汾人;胡谅,河间人。卷五:刘遵古,“东平人”。卷六庾承宣,新野庾氏;许季同,晋陵许氏;季同兄许孟容,《新唐书》本传云“京兆长安人”。卷七:贾稜,洛阳贾氏;穆贇(按,应为赏),河南人。陈羽,《唐才子传》卷五云“江东人”。欧阳詹,《新唐书》本传云“泉州晋江人”。侯继,岑仲勉《金石论丛·侯公墓志铭》云“上谷人”。李博、李观,陇西李氏。韩愈,河南河阳人。王涯,太原王氏。李绹,赵郡李氏。崔群,清河崔氏。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益的东西,从家庭背景看,像李绹、崔群、王涯等明显出身于唐代的著名士族。从地域上看,这个名单还很重要地显示了南方人的出现:像陈羽、欧阳詹和冯宿他们都是地道的南方人;有少数几个如许季同可以断定祖籍在南方;而像李观和韩愈则属于那种祖籍原在北方而后来移居到南方的家庭。

贞元八年主考官陆贄出身于苏州著名的陆氏家族,通榜的梁肃亦是在安史之乱中家道衰落的南迁者。《唐摭言》卷七《知己》云:“贞元中,李元宾、韩愈、李绹、崔群同年进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共游梁补阙之门;居三岁,肃未谋面,而四贤造肃多矣,靡不偕行。肃异之,一日延接,观等俱以文学为肃所称,复奖以交游之道。然肃素有人伦之鉴。观、愈等既去,复止绹、群,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公子位极人臣,勉旃!勉旃!’后二贤果如所

卜。”所谓“素有人伦之鉴”当然是很玄妙的话，不管它是不是虚构，给我们的感觉反倒是让我们注意李绹、崔群二人有着士族出身这个背景。然而无论从南方人，还是文学才能方面来说，梁肃都应该是李观和韩愈的知己。

欧阳詹是这一榜南方人中的典型。其《与王式书》云：“进士者，岂不言其可以仕进而能裨助政化，始自下而升上，终自上而利下者也。近代亦曰举人，实古今举贤进能之科也。……某代居闽越，自闽至于吴，则绝同乡之人矣；自吴至于楚，则绝同方之人矣；过宋由郑，逾周到秦，朝无一命之亲，路无回眸之旧。”写出了南方人所意识到的中央政府科举考试的强烈影响和入京赴举的诸多困难。而《二公亭记》也真实地表达了自南而北所经历到的种种激荡：“小子艺忝于文，曾观光上国，去之日，历越游吴；归之辰，逾荆泛汉。会稽之兰亭，姑苏之华亭，襄阳岘首，豫章湖中……山川物象，遍得而览。”这种感受在唐代的南方士人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欧阳詹是在福建观察使常袞劝导下参加进士考试的。韩愈《欧阳生哀辞》说：“闽越之人举进士由詹始”，自宋起不断有人抓住“由詹始”几字责难韩愈说错了，其实以“龙虎榜”的影响之大来说，他并未说错；而从“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③的角度看，韩愈更是对的。晚唐黄璞在《王郎中传》中还说：“盖七闽之地，自欧阳詹、王荣为之倡首，相继登上第，遂盛于时云。”贞元以后，唐代南方大量类似欧阳詹的士子都奔赴长安举场与中原知识分子争胜较长，南方人的影响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优势，这个过程中显而易见的南北文化的融合也让人看到了唐代社会的活力。

二

贞元八年榜中有很多人都会艰难求举。李观《报弟兑书》曰：

“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是年冬，复不利见小宗伯。”陈羽《送友人及第归江东》：“落羽耻为关右客，成名空羨里中儿。”欧阳詹《送洪孺卿赴举序》：“予五升词场，四遭掎摭。”韩愈自贞元二年至京师，历四举三选，至八年方得一第。而对比李绹，《刘宾客嘉话录》云：“李丞相绹，先人为襄州督邮。方赴举求乡荐，时樊司徒泽为节度使，张常侍正甫为判官，主乡荐。张公知丞相有前途，启司徒曰：‘举人悉不如李秀才，请只送一人。请众人之资以奉之。’欣然允之。”此处正好说明李绹的家庭背景在起作用。

礼部试后，他们中有很多人参加了吏部试或制举。李观本年、李绹九年中博学宏词科，十年，许季同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崔群中贤良方正科，庾承宣中博学宏词科。贞元十八年，王涯于博学宏词科及第。冯宿应试未中，王起《冯宿碑》：“又应宏词科，试《百步穿杨叶赋》，虽为势夺，而其文至今讽之。”^④韩愈曾三次应宏词试，“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焉。”^⑤欧阳詹亦四次应吏部试。

据现有材料可以看出他们入仕的情况。李观本年，授太子校书郎；九年李绹、十年崔群授秘书省校书郎；王涯于十八年释褐蓝田尉；欧阳詹始官国子监四门助教。韩愈应宏词未中后，“乃伏光范门求贾耽、赵憬、卢迈辈，希其论荐得官，三上书皆不报。方去京师东归，图幕僚一席”。^⑥于贞元十二年至汴州入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幕，为观察推官。十五年董晋卒，又依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为节度推官，得试太常寺协律郎，十八年才得调选国子四门博士。冯宿吏部试失败后，亦入张建封幕为掌书记。十六年又从浙东观察使贾全辟，后被征为太常博士。张季友守母孝三年后，“选为河南府文学，去官。徐州使（按，为建封子张愔）拜章请为判官，授协律郎。孝权始不痛绝，诏下，大悔，即诈称疾三年。元和初徐使死，孝权疾即日

已。试判入高等，授鄂县尉”。^⑦许季同中吏部试后可能并未授官，“始署西川韦皋府判官。刘闢反，弃妻子归，拜监察御史”。^⑧齐孝若被令狐楚荐为河东观察推官，令狐楚《荐齐秀才书》云：“某官至，辱垂下问，令公举一人，可管记之任者。……窃见前进士高阳齐孝若考叔，年二十四……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宇下，且数年矣。”^⑨贞元十七年七月孝若撰《张任夫人李氏墓志》署衔“试太常寺协律郎”。^⑩庾承宣贞元十五年为福建观察使柳冕节度推官，《金石萃编》卷一〇四《皇帝降诞日为国建无垢净光塔铭》下署“摄观察推官、宣义郎、前行秘书省校书郎庾承宣撰”。韩愈元和四年《祭薛助教文》有“太学助教侯继”，元和十年《祭虞部张员外文》有“河中节度使判官殿中待御史邢册”，但可能不是二人的始官。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几乎所有通过正规方式得到第一次任命的人都是制科、关试的成功者。在这里家庭背景再一次与个人联系了起来，贞元八年榜那些在正规方式中被第一次任命的人都有较好的家庭背景，这可能不是偶然的。他们的整个仕途都比其他人进展顺利，792年的同年中职位升得最高的有三人：王涯、李绹和崔群，他们都官至宰相，从而在中唐历史上留下了痕迹，毫不奇怪他们都出身于最好的家族。没有家庭背景的如韩愈，他进士及第后数年间运用各种其他手段作了无数努力都失败后，迫不得已最终只能选择进入幕府。韩愈在《与崔群书》中说：“以为足下贤者，宜在上位，托于幕府则不为得其所。”夫子自道，可见通过非常规途径求仕，“不为得其所”的心理在当时士人、世人心目中是多么明显。

792年榜中许多人都走过入幕一途，其中有几种情形：一是举进士后未能释褐而投身幕府以求仕，如韩愈、冯宿；一是即使通过了特别考试但并未授官，不得已而入幕，如许季同；一是仕途中可能因选原因而入幕，如崔群；一是因才能被召辟至幕府，如裴度

征讨吴元济时即罗致韩愈和冯宿入其幕。所以对韩愈说的“托于幕府则不为得其所”要作具体分析，他指的是贤者居下位，为求仕而屈身于幕府。但在除了入幕则别无他途的情况下，如冯宿在徐州张建封卒后不愿辅佐其子张愔，被奏贬为泉州司户；张季友后悔应愔之辟，竟能“诈称疾三年”，可见所投非人，“不为得其所”的入幕心态更加耐人寻味。若主宾相得，自然有一种风云际会之感，韩愈在裴度幕中的诗文已鲜明的体现出来了。

三

唐代科举中的进士同年关系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贞元八年榜中，回答是肯定的。最能反映人们眼中同年之情的是元和四年的一桩事，本年正月，宪宗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师，韩愈上《论佛骨表》冒死切谏，幸裴度与同年崔群力救，得贬潮州。结果执政者怀疑是冯宿草疏，嫉妒宿之才者因宪宗之怒，贬宿为歙州刺史。另如《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元和七年春正月载，京兆尹元义方为鄜坊观察使，“义方入谢，因言李绹私其同年许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明日上以诘绹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他说同年无情，乃强自辩解之词，殊非实状，显然这里只能用同年关系密切来解释。

韩愈诗文中保存了大量的与同年交往的材料，下面我们就以韩愈为中心考察贞元八年榜同年的交游情况。

韩愈与欧阳詹。《新唐书·欧阳詹传》云：“（詹）最与愈交亲。詹先为国子监四门助教，尝欲率其徒伏阙下，举愈博士。”韩愈《哀辞》：“（贞元）十五年冬余以徐州从事，朝正于京师。詹为国子助教，将率其徒伏阙下举余为博士，会监有狱，不果上。”本年冬愈至京师后作诗《鸳鸯赠欧阳詹》，“喟余独与叹，才命不同谋。寄诗同心子，

为我商声讴。”詹亦作《答韩十八驾骥吟》：“故人抒其愤，作尔《驾骥篇》。骥取易售陈，骥以难知言。……伤哉昌黎韩，焉得不迍邰？上帝本厚生，大君方建元，实将庇群氓，庶此规崇轩。班尔图永安，抡择其精专。君看广厦中，岂有庭前萱。”来安慰韩愈。詹卒后（约贞元十八年），愈作《欧阳生哀辞》云：“建中贞元间，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闻詹名间巷间，詹之称于江南也久。贞元三年，余始至京师举进士，闻詹名尤甚。八年春，遂与詹文辞同考试登第，始相识。自后詹归闽中，余或在京师他处，不见詹久者唯詹归闽中时为然，其他时与詹离率不历岁，移时则必合，合必两忘其所趋，久然后去。故余与詹相知为深。”又作《题哀辞后》：“愈性不喜书，自为此文，唯自书两通：其一遗清河崔群，群与余皆欧阳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过时而悲。”方苞说：“退之文，每至亲懿故旧，存亡离合，悲思慕恋，惻然自肺腑流出。”^①他对同年的友谊最能见此忠厚之情。

韩愈与李观。贞元八年及第后，愈作诗《北极一首赠李观》：“风云一朝会，变化成一身。谁言道里远，感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与夫子亲。”十年李观病，韩愈乃作《重云一首李观疾赠之》以慰之：“且况天地间，大运自有常。劝君善饮食，鸾凤本高翔。”该岁观年二十九而遽凋谢，韩愈作《瘞砚铭》悼之。十一年撰《李元宾墓铭》，以“才高乎当世，行出乎古人”推崇元宾，而“竟何为哉，竟何为哉”之语更见其痛惜之情。

韩愈与侯继。贞元十一年愈三试于吏部不售，上宰相书之前，侯继在自己不得意时仍托同年裴光辅、崔群寄韩愈二书开解慰藉，愈作《答侯继书》，“裴子自城来，得足下一书；明日，又于崔大处，得足下陕州所留书；玩而复之，不能自休。寻知足下不得留，仆又为考官所辱，欲致一书开足下，并自舒其所怀，含意连辞，将发复已，卒

不能成就其说。及得足下二书，凡仆之所欲进于左右者，足下皆已自得之……仆虽庸愚，每读书，辄用自愧。今幸不为时所用，无朝夕役役之劳，将试学焉。力不足而后止，犹将愈于汲汲于世俗所争，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惧足下以吾退归，因谓我不复能自强不息，故因书奉晓；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为进，而众人之进未始不为退也。”元和四年，韩愈作长诗《送侯参谋赴河中幕》：“忆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称。君颐始生须，我齿清如冰。尔时心气壮，百事谓己能。一别讵几何，忽如隔晨兴。我齿豁可鄙，君颜老可憎。相逢风尘中，相视迭嗟矜。幸同学省官，末路再得朋。东司绝教授，游宴以为恒。……送君出门归，愁肠若牵绳。默坐念语笑，痴如遇寒蝇。策马谁可适？晤言谁为应？席尘惜不扫，残樽对空凝。信知后会时，日月屡环纆。生期理行役，欢绪绝难承。寄书唯在频，无吝简与缁。”韩愈元和二年至四年六月为国子博士，侯继时为太学助教，同在东都。已而愈除都官郎如前，而侯则往应河中之辟。面对同年，韩愈极淋漓感喟之致，于粗硬之中尽现老友本色。

韩愈与冯宿。二人及第后经常切磋诗文，愈《与冯宿论文书》：“辱示《初筮赋》，实有意思。但力为之，古人不难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于今人也？……久不谈，聊感足下能自进于此，故复发愤一道。”此书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系于贞元十四年，时韩愈在汴州董晋幕。嗣后，二人又同入徐州张建封幕。元和二年，愈以国子博士分教东都，作《答冯宿书》：“垂示仆所阙，非情之至，仆安得闻此言？朋友道缺绝久，无有相箴规磨切之道，仆何幸乃得吾子！……然足下与仆交久，仆之所守，足下所熟知。在京城时，嚣嚣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时与仆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见仆有不善乎？然仆退而思之，虽无以获罪于人，亦有以获罪于人者。仆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门，人之所趋，仆之所傲；与己合者则从之游，不合者虽造

吾庐未尝与之坐。此岂徒足致谤而已，不戮于人则幸也！追思之可为战栗寒心。……闻流言不信其行，呜呼，不复有斯人也！君子不为小人之怙怙而易其行，仆何能尔？……愿足下不惮烦，苟有所闻，必以相告；吾亦有报子不敢虚也，不敢忘也！”韩愈元和元年六月自江陵贬所还朝，召拜国子博士，李翱《韩公行状》云：“宰相有爱公文行者，将以文学处公。有争先者为飞语。公恐及难，遂求分司东都。”韩愈曾作《释言》以自解，“愈之族亲鲜少，无扳联之势于今；不善交人，无相先相后之友于朝。”冯宿肯定以所闻流言相告，以尽同年友“相箴规磨切之道”，韩愈遂作答书，展露胸怀，以报同年之情。元和十二年，韩愈、冯宿同从裴度东征吴元济，愈在幕中作《郾城晚炊奉赠副使马侍郎及冯李二员外》、《宿神龟招李二十八冯十七》诗，“幕中无事唯须饮，即是连镳向阙时”；“夜宿驿亭愁不睡，幸来相就盖征衣”。二人交谊终老不衰，现存于集中《早春与张十八博士籍游杨尚书林亭寄第三阁老兼呈白冯二阁老》诗，作于韩愈去世的前两年即长庆二年。

韩愈与崔群。愈长群五岁，贞元十八年欧阳詹卒，愈自书两通，其一即寄崔群。其年群与另一同年李博在宣州幕中，韩愈《送杨支使序》云：“当今藩翰之宾客唯宣州为多贤，与之游者二人：陇西李博、清河崔群。群与博之为人吾知之：道不行于主人，与之处者非其类，虽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群前此曾两度寄书相问，韩愈作《与崔群书》以答，乃谓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至于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无暇，窥之闾奥而不见畛域，明白淳粹，辉光日新者，唯吾崔君一人。”元和元年秋韩愈作《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用“赫赫炎官张火伞”状万株红叶之奇景以招崔群，“唯君与我同怀抱，锄去陵谷置平坦。年少得途未要忙，时清谏疏尤宜罕。……当忧复被冰雪埋，汲汲来窥诚迟缓。”七年又作《和崔舍人咏月二十

韵》诗与其唱和。

韩愈与李绹。《旧唐书》云韩愈于元和八年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当时宰相为武元衡、李吉甫、李绹。而绹实有擢携之力。十年，绹出为华州刺史，愈作《与华州李尚书书》，“愈于久故游从之中，伏蒙恩奖知待，最深最厚，无有比者；懦弱昏塞，不能奋励出奇，少所答遇。……华州虽实百郡之首，重于藩维，然阁下居之，则为失所，愚以为苟虑有所及，宜密以上闻，不宜以疏外自待；接过客俗子，绝口不挂时事，务为崇深，以拒嫉妒之口；亲近药物方书，动作步趋，以致和宣滞；为国自爱。”同年友拳拳之心斑斑可见。

韩愈与王涯。永贞元年韩愈作《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诗投王涯等人，冀其援引。元和九年王涯赠诗，愈作《酬王舍人雪中见寄》。值得一提的是元和元年及第的皇甫湜乃著名的韩门弟子，他也是王涯的外甥。

韩愈《落叶一首送陈羽》诗：“悄悄深夜语，悠悠寒月辉。谁云少年别，流泪各沾衣。”则韩愈与陈羽未登第时即相识。

贞元八年榜中聚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元和十年祭悼张季友，据韩愈记载，当时有王涯、崔群、许季同、庾承宣和邢册等六人。

另外，李观有《赠冯宿》，欧阳詹有《睹亡友李三十观姊归镇壁题诗处》，陈羽有《梓州与温商夜别》、《和王中丞使君春日过高评事幽居》、《和王中丞中和日》等诗；也说明他们在同年中的交游情况。

四

柳宗元《与顾十郎书》云：“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出者，非人也。”由此可见当时人们的观念。在这一榜门生与座主的关系中崔群的例子最耐人寻味，据《独异志》卷下载：“唐崔群为相，清名甚

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因暇日尝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计，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复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相公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春闱之试。如君以为良田，则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南部新书》亦载此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评曰：“座主以门生为庄田，则其施恩望报之意显然可知。”正是这种“施恩望报之意”与他对待座主陆贽之子的行动构成了讽刺。

清乔亿《剑谿说诗》卷上云：“昌黎出陆宣公之门，集中无上书，无投赠诗，但于《顺宗实录》及他文侧见。岂宣公德业，昌黎学行。两未洞悉欤？”似乎也有点怀疑韩愈与座主的关系。韩愈在《与祠部陆员外书》中透露了一些消息，他说：“往者陆相公司贡士，考文章甚详，愈时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陆之得人也。其后一二年，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由梁补阙肃、王郎中砥（《唐摭言》作杰）佐之，梁举八人，无有失者，其余则王皆与谋焉。陆相之考文章甚详也，待梁与王如此不疑也，梁与王举人如此之当也，至今以为美谈。”《旧唐书·韩愈传》云：“大历、贞元间，文士多尚古学，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韩愈属于梁肃所举八人之列，其时，陆贽大概也并未知“昌黎学行”，故韩愈只虚心于梁肃而不及陆贽。

与崔群相对照，庾承宣元和十三、十四年两知贡举，留下不少佳话。《唐摭言》卷十五云：“庾承宣主文，后六七年方衣金紫。时门生李石先于内庭恩赐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鱼拜献座主。”《云溪友议》卷下：“章孝标，元和十三年下第，时辈多为诗以刺主司，独章君为《归燕》诗，留献庾侍郎承宣。小宗伯得诗，展转吟

讽，诚恨遗才，仍候佳期，必当荐引。庾果重秉礼曹，孝标来年擢第。群议以为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则名路可遵，递相荐励也。”《因话录》卷三：“广平程子齐昔范，未举进士时，著《程子中谟》三卷，韩文公一见大称叹。及赴举，言于主司曰：‘程昔范不合在诸生之下。’当时下第，大振屈声。庾尚书承宣知贡举，程始登第”。

李观、欧阳詹皆为热心鼓励后进之人。观曾作《上梁补阙荐孟郊崔宏礼书》；《新唐书》本传云：“初，徐晦举进士不中，詹数称之，明年高第，仕为福建观察使。语及詹，必流涕。”韩愈荐拔人才更是不遗余力，《国史补》卷下云：“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如贞元十八年权德舆知贡举，陆修佐之，韩愈作《与祠部陆员外书》（见上引），荐侯喜、李绅、李翊等十人于修。毫无疑问，韩愈认为自己正像当年梁肃推荐他一样，能为自己的门生起到同样的提携作用。

贞元八年“龙虎榜”中如韩愈“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当然也很有才干，但在此要看看出身高门且位至宰相的三人的吏才，他们是李绹、崔群与王涯。对他们的才干，我们也只想从今天的眼光寻觅其特异之处。王涯在宪宗朝与李吉甫有隙，循默无所为。长庆年间曾两次上书论用兵之策，惜不能用其才。敬、文之时领盐铁、榷茶使，显示了较强的经济才能。在“甘露之变”被宦官诛杀，实为冤案。《剑桥中国隋唐史》称李绹是“宪宗中期的第三位重要宰相”，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编说李绹作宰相，一群直臣得势，朝廷颇有振作的气象。认为宪宗中兴，李绹功不可没，“自八一一年李绹作宰相时起至八一四年罢相止，唐宪宗信任李绹，取得魏博镇，是他得称为明君的时期。”宪宗患朋党，有一次问李绹，绹答曰：“夫圣人同迹，贤者求类，是同道也，非党也。”^⑫小人为构陷君子，总说有朋党，时李吉甫奉迎宦官，与绹不协。但今天一些人将中唐后期的